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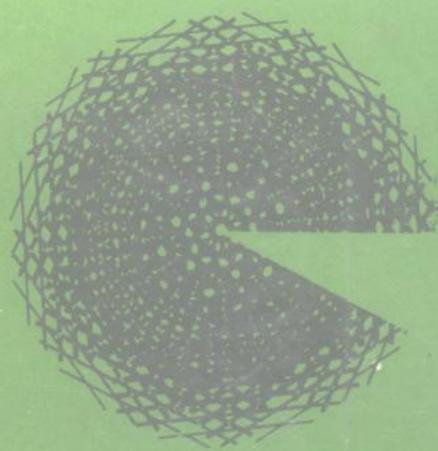
全国十所重点综合性大学联合编撰

九十年代社会心理学丛书

社会心理学的 历史与体系

〔美〕威廉·S·萨哈金著 周晓虹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C912.6 3000922
90-73

10M67/2.2

社会心理学的 历史与体系

[美] 威廉·S·萨哈金 著



周晓虹 罗教讲 译
邵迎生 张致刚



贵州人民出版社

William S. Sahakian
History and Systems of Social Psychology
Second Edition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Washington New York London, 1982

(本书根据美国汉米斯费尔出版公司1982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许医农

装帧设计：曹琼德

版面设计：黄筑荣

插 图：明 强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

〔美〕威廉·S.萨哈金 著

周晓虹 邵迎生 译

罗教讲 张致刚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1.5印张 681千字

印数：1—45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1-02227-5/B·40 (精装) 15.70 元
(平装) 12.70 元

《九十年代社会心理学丛书》序言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年轻但却极富魅力的学科。今年是社会心理学在我国重建的第十个年头，也是九十年代的第一年。1981年的暑假，在北京举办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社会心理学学术座谈会，自那以后，短短的十年间，社会心理学如雨后春笋，显示出她茁壮的生命力。不仅社会心理学的书籍成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最喜爱的读物，社会心理学的课程成了高等学校学生最喜爱的课程，而且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也为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历史进入九十年代，社会心理学也进入其在中国重建的第二个十年，这将是社会心理学复兴的十年。为了推动社会心理学这一年轻的学科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完善，我们全国十所重点综合性大学的社会心理学主讲教师，在学界前辈的鼓励和支持下，共同联手编撰了这套力求反映国内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和未来走向的丛书——《九十年代社会心理学丛书》。

《丛书》坚持著译并举、理论与应用并举、现实探索与历史考察并举。《丛书》虽由全国十所重点综合性大学负责编撰，但十分欢迎全国其他院校和研究单位的社会心

理学同仁将其高质量的著译列入丛书。

《丛书》采取统一封面设计、统一式样、由不同出版社出版的方针。恳切希望《丛书》的出版得到国内出版界的鼎力支持。

《丛书》取名为《九十年代社会心理学丛书》，其含义有二：其一，《丛书》力求在介绍国内外社会心理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风貌和国民心理状态；其二，《丛书》力争编辑十年，在九十年代中，只要有高质量的著译，有合适的出版社，经编委会同意，即可列入丛书。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复兴，有赖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努力。今天，在中国社会心理学重建十周年之际，由全国十所重点综合性大学联合编撰这样一套丛书，将会对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未来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我们不敢妄断；但是，能够肯定的是，“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斯）

全国十所重点综合性大学
《九十年代社会心理学丛书》编委会
1990年元旦 南京

中译本序

今年8月，我陪同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杨国枢教授参加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年会，在天津又遇周晓虹先生，得知他正在翻译美国社会心理学史家威廉·S·萨哈金的《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一书。我感到非常惊讶，这本书理论性极高，本以为不会有人有兴趣和耐心去翻译它；随即我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本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唯一已经出版的当代社会心理学史的巨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应该把它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

或许是因为我自己对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都有浓厚的兴趣，我一向认为，要对一门学科真正有所了解，就不能舍弃历史的回顾。而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由于其内容和整个社会政治及经济的结构、制度以及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它进行历史的回顾就更为必要。而且，这种回顾除了追溯其哲学渊源之外，还有必要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及社会生物学等学科入手，了解社会心理学是怎样在同这些邻近学科的相互影响中稳步发展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萨哈金教授的这本著作，无疑是相当成功的。

我觉得这本书对中国学生来说特别重要。我从70年

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以后，先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南加州大学和香港大学教了十多年社会心理学，近年则多次到大陆的多所大学或作讲演或作短期授课。同中美大学生的接触使我发现，中国学生往往容易拿着一本教科书，将其中内容视为金科玉言，这限制了他们的思想空间。而对社会心理学作一次历史的回顾，可以使学生们看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及方法的发展，不但受到诸多当时的特殊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研究者本身的兴趣及其主张的影响。由此，学生们可以从中看出，第一，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如果我们以 1908 年两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的出版为其诞生标志的话，至今不过 80 余年的历史。它的内容到底应该包括些什么，尚未定论；它的研究方法是否恰当，也还在摸索之中。第二，如果我们将这一领域能够采取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治学态度，我们的努力将会产生更大的贡献。

作者威廉·S·萨哈金是美国波士顿沙福克大学心理学与哲学教授，至今已出版了 50 余部著述，其中 20 余部是心理学、哲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教科书或主要参考书。由于萨哈金并不是专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因此他对社会心理学历史与体系的述及，主要是从哲学史家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心理学家的角度入手的。两者的区别在：前者是以较为客观、冷静的态度，寻找出哲学（甚至远古哲学）和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血缘关系，由此把握社会心理学的整体轮廓及基本走向；而后者则是以亲身体验，道出影响社会心理学发展的重大事件，并对这些影响

进行深入具体的批评分析。

从这两种角度研究社会心理学史，互有利弊。萨哈金采取的“哲学史家”的方式，是从较为广阔的视野入手，对目今已经成形的社会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与理论体系进行考察与评估。使我们能够有机会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参照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来了解社会心理学的进程。这样可以避免从“社会心理学家”的角度研究社会心理学史的学者常犯的“将芝麻当西瓜”的错误。但也正因为如此，使萨哈金对社会心理学史的论述缺乏批评性的反省以及前瞻性的洞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尽管“局外人”的评价能够摆脱某种束缚，但这种评价则往往要等到某一理论定型之后方能进行。因此，相比之下，萨哈金对社会心理学在六七十年代的发展的关注就稍显薄弱。好在他对此有敏锐的意识，在“结束语”中他明确申明：有关社会心理学史的“最后章节尚待续写。”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一书共分四编二十一章。在第一编“社会心理学：从古代到 1908 年”中，萨哈金将社会心理学和远古到本世纪初的哲学与社会思想联系起来，论述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代欧美各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与贡献。这给了通常缺乏上述学科的专门训练的现代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一个极好的机会：一方面为我们补充了这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使我们有可能了解先前的思想家们是如何看待今天现代社会心理学家所关心的课题的。

这一阶段实际上接触的是社会心理学的孕育时期。

该时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大多涉及一些超乎个人之上的“社会心理”现象，例如，有关群众行为的研究（现在我们常将此划入“心理社会学”的范畴）。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的交替之际，即现代社会心理学将要开始之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尤其是迪尔凯姆等法国社会学家的思想，有力地左右了整个欧洲对社会心理的思考。只有英国出现了经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而这股力量兹后深深影响了北美社会心理学，使之走上了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道路。

第二编“现代社会心理学：从1908到1930年”，采取了较为公认的说法，将1908年两本同名为“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的出版视为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开端。这不仅因为罗斯和麦独孤的同名著作堪称第一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而且因为这两部分别出自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之手的著作埋下了日后社会心理学朝向不同走向的伏线。尽管作为社会学家的罗斯和作为心理学家的麦独孤都在各自的书中竭力强调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互动，但这并未能阻止社会心理学在兹后的年代出现严重的分歧：社会学家的社会心理学完全以社会制度及社会现象的心理层面为其研究对象，而心理学家的社会心理学则完全将重心放在社会环境刺激对个人心理历程的影响之上。第九章的芝加哥学派（以乔治·米德为代表）和第十章的奥尔波特、皮亚杰等人是这种分歧的代表。社会学家查尔斯·A. 埃尔伍德和心理学家F. 奥尔波特在20年代几乎同一个时期为社会心理学所下定义的差异，反映了两种社会心理学的分歧；F. 奥尔波特认为社会心理学“是有关

社会情境中的个人的一种研究”^①，而埃尔伍德则认为“社会心理学是关于社会互动的研究。”^②前一种定义后来广为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所接受，不但由此划定了心理学系中教授社会心理学的范围，而且从中衍生出了其胞弟G. 奥尔波特那段关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经典表述（“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他所投身的学科旨在设法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到他人存在的影响；这个他人存在包括实际的、想象的和暗指的。”）。后一种定义则成为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的指南，甚至80年代初出版的几部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的著作依旧体现出芝加哥学派的影响。^③

第三编所涵盖的10年，是现代社会心理学趋向成形的阶段。这是社会心理学向前突飞猛进的时期。一方面，社会心理学在其研究方法上靠近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重视实验研究，试图摆脱以往“坐在轮椅中冥想”的学科形象；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开始重视精神分析理论，他们把弗洛伊德的学说推广到人际关系甚至文化的层次加以验证，而以往只对个人经验感兴趣的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也开始着手研究文化和社会层次上的心理现象。此外，当

-
- ① F.H. Allport. (1924). *Social psychology*. Boston, Mass: Houghton Mifflin. 12.
 - ② C.A. Ellwood, (1919).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society*, New York: Appleton, 16.
 - ③ M.J. Rosenberg & R.H. Turner. (1981).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G.J. McCall & J.L. Simmons. (1982). *Social psychology: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G. Neal. (1983). *Social psycholog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时兴起的态度及态度测量研究、莫雷诺的社会测量以及象霍桑实验那样的大型“现场研究”，在促使现代社会心理学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确定了其研究范围和基本方法。在这方面，萨哈金做了相当完整的论述。

相对第三编而言，第四编“社会心理学的成年”时间跨度较长(从40年代至70年代，前后40年)，内容也更为丰富。尽管作者花了很多的功夫，但凭心而论，以90年代的眼光来看，他的描述略有不足。其一，虽然作者以十七、十八、十九三章十余万字的篇幅来论述认知社会心理学家的贡献，但这部分非但过于庞杂，而且放在“格式塔的影响”的总标题下也似有不妥。其二，虽然作者申明，本版做了较大程度的修改，并加入了学习理论和社会生物学两章，但这两章似嫌单薄。其三，本书出版于1982年，从时间上来说越过了社会心理学整个学科遭遇危机及趋向反省修正的70年代，而这种反省与修正，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80年代乃至90年代整个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方向，但萨哈金却未能深入地述及这种危机、反省与修正，不能不给人留下遗憾之感。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可以参考同一时期其他几位学者从“社会心理学家”的角度所做的历史回顾(只是这一角度至今尚无专著出版，也令人不无遗憾)。一篇文章是D.卡特赖特在《社会心理学季刊》中发表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心理学”^①，另一篇文章是A.佩皮通在

^① Cartwright, D. (1979). Contemporary social psych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2, 82—93.

《美国心理学家》杂志(1981年)上所撰的“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教训”。^① 这两位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心理学史的回顾，尽管切入的角度也不尽相同，但他们论及的主题却是相似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有些走偏了方向。这是他们的共同感受。他们对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究竟应该包括些什么内容，提出了诸多疑问和若干想法。他们认为，目今的社会心理学过于注重个体及个体内在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但却忽略了从人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的层面研究人的行为。这使社会心理学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及其客观因素。

从卡特赖特和佩皮通的回顾中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现代社会心理学影响最大的外在因素。军事训练、新兵挑选、对敌宣传、鼓舞士气、增进黑人与白人士兵的相互沟通……这一系列的实际工作，使社会心理学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也使社会心理学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发生了十分密切的联系，社会心理学进一步走向应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社会心理学的另一方面的影响则多少有些消极。由于纳粹德国的迫害，欧洲的许多社会心理学家纷纷跑往美国。萨哈金在本书中所论述的早期在欧洲所建立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几乎在一夜之间全搬到了北美。社会心理学开始成为美国的特产。以往社会心理学的形态殊异的传统、较为宽泛的视野以及对各家

^① Pepitone, A. (1981).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soci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6, 972—985.

各派兼容并蓄的态度，不复存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日趋狭窄，且带有浓厚的美国意识形态的味道，而行为主义则成了其中的主导理论。

上述影响，给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困难。其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从理论走向应用本来是件好事，但这类研究为了实用的目的，往往缺乏理论和理论的指导。而强调理论研究的人仍然醉心于采取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希望将社会心理学建成象物理学这样的精确而受人尊敬的学科。这样，战后的社会心理学又出现了另一种分裂：实验或理论社会心理学同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分裂。前者与后者互不交往且相互歧视。这一切使社会心理学本身出现了令人奇怪的现象：应用社会心理学完全没有理论基础，而理论社会心理学又完全和社会现实脱节，以致这些理论除了在实验室中可以得到验证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任何支持。

其二，自本世纪 20 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心理学成了北美的社会心理学，它的研究方向不能不受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肯定“个人”是美国社会最主要的价值观。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深信人的天性的可变性，深信改变“个人”就可以改变他的社会行为。因此，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就逐渐限于以“个人”对社会刺激的内心反应为主。这使心理学家的社会心理学，进一步与社会学家的社会心理学脱节。前辈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社会与个人之间互动的观点，已被完全忘却。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家的社会心理学，已基本上成了一种关于个人内在心理结构及过程的学问。学者们

甚至认为，社会及群体的行为，不过是个人行为的总和而已。因此，社会心理学只需研究个人，及个人内部的一些心理过程。

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一弊端。自 70 年代起，在社会学家加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同时，一些心理学家也开始尝试，将社会心理学从实验室中以及过分重视个人和个人内在心理过程的狭窄范围中解脱出来。这方面的重要文献出自下述三位社会心理学家。一位是 W.J. 麦圭尔，他从 60 年代末起，连续十多年中一再撰写文章^①，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应该走向全面。另一位是 K.J. 格根，他对社会心理学的批判始于 70 年代。他力主将社会心理学从现有的实证主义牢笼中解放出来，并对 90 年代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时期的发展趋向，作了极富洞察力的预测。^② 第三位是 R. 吉尔摩，1980 年他编辑出版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一书。^③ 该书所汇文章对社会心理学进行了别开生

① McGuire, W.J.(1969). The roy oriented research in natural settings. In M.Sherif & C.W.Sherif (Eds.) *Interdisciplinary relationships in the social science*. Chicago: Aldine.

McGuire, W.J.(1980).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R. Gilmour & S. Duck (Ed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Academic press.

② Gergen, K.J.(1985).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phoenix of unreality. In S.Koch & D. E. Leary (Eds.). *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 528—557. New York: Mc Graw-Hill.

③ Gilmour, R.(1988).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面的回顾与批判，指出了其发展的偏颇性及偶然性，并认真探讨了如何修正及扩大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尽管萨哈金的著作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这决不影响这本巨著在社会心理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它不仅第一次将人类数千年来自身行为及人性的解剖与思考一古脑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将激发我们去续写这部历史。

杨 中 芳

1990年10月9日于

香港大学心理学系

**谨以此献给我的母亲
安娜·萨哈金的在天之灵**

序　　言

在一次晚餐后的谈论中，有人问道，一本书的修订本是否意味着这本书已经增添了新的内容？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有的修订本需要做较多的修改，这本书的情况就是如此。第二版增加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新的章节，重新安排了某些已有的章节，并在已有的章节中增加了许多新的资料，当然也做了许多充分的修改。

“社会行为的生物学研究”是新增的一章，这一章验证并追溯了当代两种思潮的发展：其一是习性学思潮，尽管它的早期影响主要在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但现在却对美国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其二是社会生物学思潮，它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在美国和大不列颠更是如此。

熟悉第一版的读者将会注意到，本书已易名为《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和体系》。新的书名较前更为合适，因为它更加准确地反映了书的内容。罗伯特·I.沃森(1978年)在其对心理学史书籍的评论中，也敦请人们注意，本书是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历史研究。事实上，这是唯一已经出版发行的当代社会心理学史的著作。

读者们可能想起了我欲图创设的“感染理论”，在《心